

卷人®

一位社会底层男人从混混到大佬、
从挣钱到挣命、从辉煌到平凡的真实历程

张晓宣

著

远在远方

（东北偏东）

终结篇



你的道路在哪里，
兄弟？！

二十年来中国最震撼愤怒的社会文学
新世纪的《平凡的世界》中国版的《在路上》
哪里有人性的沉沦，哪里就有自我的救赎！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在远方·终结篇 / 张晓宣著.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80220-903-9

I. ①远…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8588 号

作 者: 张晓宣

特约编辑: 伍 志

装帧设计: 利 锐

远在远方·终结篇

出 版 人: 田 辉

责任编辑: 史文良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4)

电 话: 88417359、68469781 (发行部)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监 印: 敖 晔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21. 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0-903-9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东北偏东〕 终结篇

远 在 远 方

张
晓
宣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远 在 远 方

安迪的生涯

第一章

“啊！”

2002年某个闷热的夏日午后，省武警消防总医院监护病房里突然传来一声凄惨的叫声，那叫声横空而出恐怖尖利，似遭逢大难的野兽绝望的嘶嚎，让附近听者无不为之毛骨耸然，也打破了这里原本有些让人昏昏欲睡的宁静；紧接着病房里又传来玻璃物件摔在地上的碎裂声和其他疑似剧烈碰撞的声音，和短促的抽泣叫骂声。

“……面部神经密布，植皮手术不好做，你这样已经算是很成功了。”病房里一个大夫模样的男人说道，然后又对旁边收拾残局的护士叮嘱了一句，“病人情绪不太稳定，给他加支安定。”说完转身离开，一副司空见惯无动于衷的

表情。病房地上还散落着镜子的碎片和其他一些杂物。

刘明全大口喘着粗气蜷缩在病床里，头朝下使劲地在枕头上磨着，嘴里含糊不清地在嘟囔着什么，旁边一个穿警服的人俯身过来安慰着他。疯全一个字也听不进去，满脑子还是刚才那一幕，和那张骇人至极的脸，那是我吗？难道以后我就是这么一副鬼样子？歪斜萎缩的嘴唇、古怪残缺的鼻孔和眼睑、癞蛤蟆皮一样的瘢痕、歪歪扭扭缺了块头皮的脸……还有啥比这更恶心更丑怪更……？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是有鼻子有眼的人了！变成会让所有人惊吓躲避的鬼了！

牙齿已经恨得快咬碎了。

一个半月前，疯全因面部重度烧伤被送到医院，做了大面积的植皮手术和磨皮修复。这一天拆线，当疯全在镜子里见到了面目全非形同鬼魅的新面孔后，所有的“英雄”气概不再，即使发作了一回，不过很快他就一言不发，恢复平静，因为再过一会儿监狱管理局和省二监的领导会专程到医院来探望慰问他，甚至可能还有报社的记者，所以尽管他心如刀割狂躁无比，也不得不在这样一个微妙时期生生忍下来。这场戏还没演完，先前的计划即将大功告成，万不可意气用事而功亏一篑。他只有不断地在心里提醒自己，才能克制住。

还是那句话，你们他妈的都给老子等着，老子所有的苦都不会白吃的！早晚要你们加倍偿还！疯全心里那眼仇恨之泉，再次水漫壑填，凭空暴涨了许多。只是脸上，如果那还算是一张脸的话，已经逐渐恢复平静，看不到任何刚才的痕迹了。

至少从表面看来，这几年疯全变化很大，不再像刚进来的那几年横踢马槽又作又闹了，整个人都变得沉稳安静了许多，偶尔甚至还可以和其他犯人有说有笑正常交往，不炸庙、不打架、不起刺、不违规，虽然表现根本称不上优异，但在所有管教和其他犯人眼里，比之最初的那几年，却是进步巨大，“改造”效果十分显著了。几年下来，不但监内管教不再将之视为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同监其他犯人也基本接纳了他，只是碍于他的江湖名气和怪异的性格对他都敬而远之，尽量不去招惹他，倒也相安无事天下太平。

只有疯全自己最清楚，这一切不过是装出来的障眼法，只为一个目的——为了早点出去！这事儿和他走得最近的二秃子和白脸也知道，这几年他们三个一直形影不离地在一起，后两个慑于他的淫威，同时也都幻想着有朝一日出去后能借助他的“威名”东山再起重出江湖，对他自然是毕恭毕敬百依百顺。疯全曾经在刚进来的第三年策划过几次逃狱，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而且不知道怎么搞的，风声竟然传到管教耳里，那些人更是对他实施严管，使这件事

变得难上加难，一点可钻的空隙都没有了；后来疯全也想尝试自残，吃汤匙吞铁钉玻璃碴子之类的，争取保外就医再寻找逃跑机会，但由于狱方对他的严管，他几乎断了和外界的所有联系，没有外应，自残的路也走不通，只得放弃。

一年以后，随着一个人的到来，一切随之改变。此人就是从监狱管理局新调来这里的二把手罗副书记，也是之前疯全曾指望帮忙的那个亲戚。罗书记年纪不算老，比疯全死去的哥哥疯宝大不了几岁，疯全得叫他表哥，从亲戚关系上论并不近，此人的爷爷和疯全的姥爷是亲兄弟；罗家一直在几百公里外的农村老家，疯全的娘却是老早就嫁到城里，本来没啥来往，而疯全的爸爸又死得早，他娘独立拉扯几个孩子日子过得穷，老家的亲戚们都避之不及，更谈不上骚扰，所以直到疯全进监狱的头两年，他才平生第一次见到他的这个表哥。渊源就是在那次建立起来的。那时随着疯宝的逐渐发迹，家里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操劳一辈子的疯全娘临秋到老跟着享起了福，富贵之余她也像其他离家的老人一样动了思乡之情，总念叨着故土难离，想回老家瞧瞧，要是可能的话再在老家弄块风水宝地，等日后她百年西去也算是落叶归根，了却自己一桩多年的夙愿。向来孝顺的疯宝立刻着手办理，准备大量细软，备齐礼物派专车前往，让他娘来了次风光的衣锦还乡。也就是那次，正赶上罗书记的女儿得了白血病，需要一大笔钱做骨髓移植手术，那时罗书记还只是个普通职员，收入微薄，即使东挪西凑也筹不齐这笔钱，无奈之下想到回农村老家借钱，就被当时意气风发的疯全娘给碰上了。一番好言相求，疯全娘当场就很仗义地答应帮忙，毕竟才几万块钱，对自己当大老板的儿子来说不算个啥。很快，这个表哥就举家亲自登门拜访，如愿以偿地从疯宝手中拿到了孩子的救命钱，感恩戴德自不再言，同时他也被“表弟”家在本地的财大势粗深深折服，那之后就偶有联系，每年都会找机会上门拜访。只是当时疯宝疯全两兄弟如日中天，有点看不上他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穷亲戚，多数时候都不咋搭理他，只作些礼节性的接待应付了事，那笔钱直到两兄弟落网头半年才陆续还上。

要说世事难料，风水轮流转，到1995年11月疯全进了省第二监狱时，罗书记已经是监狱管理局纪检监察处的一个副处长了，正好对口管。念在当初那笔钱的份上，疯全他娘找到他时，他还真答应帮忙了，不过由于他的工作性质本就下面单位形同水火，得罪过二监狱的一些人，再加上疯全又不是省油的灯，所以这种照顾逐渐演变成另外一种形势：二监狱的人平日里毫不顾忌地严管疯全，有时候甚至故意下套整他，然后再向罗处长诉苦说疯全一点也不给他这个亲戚面子，总变本加厉地闹，你说咋办吧。一来二去的，单位内部难免多了些闲话，搞得无法掌握真实情况的罗处长非常被动，最后干脆撒手不管了，

任凭家道没落的疯全娘再三恳求就是不肯吐口。

巧的是，没过几年，他本人又被直接调派到二监狱任二把手，还是念在当初那笔钱的份上，同时也为了不给别人落下什么把柄，罗书记找到疯全认真地谈了几回，主题就是一个，大家亲戚一场，能照顾的肯定照顾，但疯全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作再闹，再给他这个表哥脸上抹黑了，而且只要有机会就会想办法帮他减刑，让他争取早日出去。

对于遭逢大变而又吃尽苦头，早已接近崩溃的疯全来说，这无疑是一剂清凉镇痛的膏药，即贴即灵，让本来绝望到了极点的疯全终于看到了那么一丁点值得期待的光亮，那可是整个监狱的二把领导啊！他欠我们家人情，这回到了该报答伸把援手的时候了。所以疯全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多年挂在嘴边、深植心下的流氓江湖义气此时也发挥了作用，无论多憋屈也不能掉链子，不能让表哥坐蜡（东北土话，弄糟，里外不是人）。从那天起疯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消停下来，随着监内管教对他这个“领导亲戚”态度上的日渐和气，和平日子里其他安排上的明显照顾，尝到些甜头的疯全竟也坚持下来了。

只是疯全心里并未因此好过一些，仇恨和狂躁依然，甚至由于无法像以前那样借着肆无忌惮的胡闹来发泄，心中感觉更压抑了，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阴暗、痛苦，逐渐变成一具外表平静，心灵却完全扭曲的行尸走肉。苟活着只有一个目的——早点出去报仇！每当心里所有的感觉发作时，疯全都像是死过了一次似的，他越来越喜欢虐待折磨自己，似乎唯有肉体的疼痛和痛苦才能缓解这一切，也让自己保持最后的清醒。他喜欢用烟头烫自己的手臂，未等伤口结痂痊愈再用尖利的器物刺破它，有时候干脆用牙咬破，然后又把烟头按上。每次忍着疼痛看着自己伤口流出血来，或是溃烂，他都有种说不出的满足。

监狱生活，对于乐观并能随遇而安的人来说，其实没常人想象的那么难熬，也有很多方法使时间过得飞快，甚至可以苦中取乐，找到些乐趣，尤其经历过狱政改革后，监狱内的再教育体系日趋完善，犯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学习各类知识和技能，很多犯人因此而受益，甚至有基础好的犯人还在狱里刻苦学习，考上了硕士研究生，被传为佳话。但这一切都和疯全无关。

几年过去了，疯全手臂上布满了伤痕，可一切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离刑满释放还是那么遥遥无期，他终于还是熬不住了。他没有多少机会见到他表哥，即使见了，表哥也总是陈词滥调老一套，根本就没下工夫帮他弄虚作假减刑。尤其最近二秃子临近刑满，难免时常流露出一些欣喜表情，说些“美好憧憬”什么的，二秃子过去手下的那些小混子也都三五成群地跑来探监，比以前来得更勤了，仿佛只要二秃子一出去，带着他们重出江湖，立刻就会重新过

上好日子似的；这让疯全着实受了些刺激，加上再有不到一年白脸的刑期也将满，想到时候就剩他老哥一个留在这里苦熬，而且最少还得再熬个十年八年的（注：前文介绍过疯全的刑期本来就长，又因不安心改造被加了刑），就说啥也安不下心来了。

前段时间他再次遇到表哥，又提出以往的要求，这回罗书记毫不客气地和他打起了官腔，把他气得够戗。当时罗书记说：

“我的明全兄弟啊，你真当这么大的监狱是你哥我开的啊？真那样别说减刑，我这位置给你坐都没问题了。这里这么多人看着，条条框框都写着呢，那减刑的条件都跟你说过一百遍了，你咋就不能自个儿好好掂量掂量呢？”

“都啥条件你再说一次吧。”疯全当时强压着，那股火才没爆发出来。

“你听好了啊兄弟，再给你说一次，只要你符合任意一条，你哥我绝对会给你优先处理，听着啊。根据我国刑法，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听明白没？”罗书记都没等疯全有所表示就转身走了，把后者晾在那里一个人生闷气。不过这回疯全倒是全听进去了，还认真琢磨了很久，想理出个头绪来。他真的快要疯了，没法再这么没盼头地待下去了，既然歪门邪道走不通，那就试试正路吧。

第一、第二条肯定不行，虽然疯全肚子里还真装着不少可以让他“立功赎罪”的东西，但要真说出来恐怕即使出了监狱，以后也别想在江湖上混了，更别谈报仇了。第三条属于骇人听闻，和他疯全没有一点关系。这第四条嘛……疯全灵机一动，过去从来都很愚钝的脑袋突然电闪雷鸣般亮了那么一小下，到第五条就干脆全部明朗，好像想到了什么。疯全当时注意到两个词，用现代时髦的话说就是两个关键词——“舍己救人”“自然灾害”。

他不那么灵光地费力思索着，想象着，在目前自己的处境下，能制造什么

样的“自然灾害”？又能“舍己”救什么人？很快，一个大胆又看起来可行的罪恶方案在他脑海里初具雏形了。

当晚疯全把二秃子和白脸儿又单独叫在一旁，难掩兴奋地把好不容易想好的计划说了一下。

“啥？放火烧仓库？那能行吗？那……要被发现不就傻了吗？”二秃子首先表示反对，他眼瞅着就要被放出去了，明显不想冒险。

“是啊，仓库进进出出那么多人，目标忒大啦，这他妈的谁要嘴欠给说出去不就全砸了吗？”在同样的心理驱使下，白脸也跟着随声附和。

“咱们不会烧小仓库啊！那边就萝卜头一个，就想整他呢。”之前疯全想得很明白。现在监狱里正在赶一批高级葡萄酒包装盒，原来的仓库已经堆满了，只好启动旁边的小仓库，那里比较僻静，由一个外号叫萝卜头的犯人兼管，那人正是以前和疯全有仇的那一帮里的，现在那帮人出去的去，转监的转监，基本上没剩几个，所以那人一见到疯全就满脸堆笑，怕得要死，疯全表面虽然没说啥心里可啥都记着呢，根本就没打算放过他。

不过二秃子和白脸儿还是不为所动，还在那推三阻四地找借口找理由，这可把疯全给惹火了。他立刻把脸拉了下来，指着两人的鼻子恶狠狠地说道：

“你们这两个三炮，咋的啊？快见着阳光就提前灿烂了？谁都不在乎爱谁谁是不是？操你们妈想跟我装是不？我告诉你们，就算你们俩出了笆篱子的门，我一句话让你们死，你们也活不成，你们信不？妈了巴子，给我逼急了，妈的我先整死你们俩！”

疯全这一发作可把另外两个吓坏了。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疯全的狠劲和过去的江湖地位都在那摆着呢，真发起疯来，谁能挡得住啊？两人立刻改口答应下来，又是捶胸顿足，又是赌咒发誓，哄着疯全安抚了好半天才算让他消了点火。

“你们这俩贱B，非得我骂你们才行。我他妈早点出去，你们的日子也好过啊，那些大手儿谁不得给我点面子？你们算个鸡巴。”最后疯全骂骂唧唧地找足了面子，算是原谅他们了，他的“立功”计划还真少不了这两个人的帮忙。

那之后的几天里，疯全他们三个又是踩点又是反复研讨，基本上把行动计划定了下来。虽然二秃子和白脸还说不太保险最好再核计核计，可疯全可管不了那么多了，大手一挥，啥也别说就这么干啦！

实施计划的那天是星期五下午，第二天就是犯人和管教们共同期盼的周末，也是监狱里最松懈的时候。对疯全来说，那天天公也做美，竟然刮起了风，下起了雨。被编在送货和领料组的疯全、二秃子把一批该入到小仓库的成品送了

过来，萝卜头毫无防备地带他俩去入库，本就编在仓库这组的白脸儿远远地看到也不引人注目地跟了过来。

刚进到老旧的临时仓库，疯全突然抽出事先藏好的一块用布包着的砖头冲走在前面的萝卜头的脑袋狠狠地来了一下，后者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软倒在地，双眼紧闭，头上流了血，甚是吓人，把白脸和二秃子也吓蒙了，呆立当场不知所措。要知道这可不在他们之前说好的计划之内，按计划，只要码货的时候白脸儿趁萝卜头不注意偷偷把火点着，然后由疯全和二秃子假装慌乱把货架弄倒把火弄大，然后疯全拉着萝卜头往外跑，另外两个装作被烟熏倒等着疯全反过头来相救，事后有人问起就统一口径坚持说是漏电着火，反正这小仓库原来是机械加工间，布满早已老化的工业用电线路，说起来也容易使人信服。

“还他妈等啥呢，赶紧动手！”疯全见那两人吓傻了就低声吼了句。这时候也的确由不得多想了，白脸儿立刻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火种和一小瓶从医务室里偷来的酒精，在靠近配电箱的地方把火点着。

由于都是易燃的纸制品，火苗子冒着黑烟噼里啪啦地很快着了起来，火势蔓延的速度极快，完全超出他们三个事先的预计。才几秒钟，小仓库就浓烟滚滚，大部分燃烧起来。

“不好啦！失火啦！”疯全一路高喊着，一边从与大仓库一门相连的小仓库里跑出来，浓烟和火势也让大仓库里工作的其他人跟着惊慌失措地往外跑，现场乱作一团。

跑到大门口，迎面正好碰到几个闻讯赶来的分区分管，疯全立刻又喊了句：“不好，他们三个还没跑出来，我去看看！”就又折回头往回跑，任凭管教在后面喊他的名字也不回头。

等疯全赶回去，二秃子倒没用像事先计划那样装，而是真的被烟熏倒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白脸却不见了踪影。事后疯全才知道，当时白脸儿见二秃子摇摇晃晃地倒下，一害怕就没等疯全来救先跑了出去。疯全屏住呼吸背起二秃子往外跑，一边跑还一边煞有介事地高喊快来救人。跑出去没多远就有其他犯人和管教接过来，还有不少人拿着灭火器赶过去救火，疯全高呼一句“里面还有人”，就立刻又在众目睽睽之下折身往火里跑。

小仓库里此时已经浓烟密布，火势汹涌了，疯全没找到白脸，此时也顾不得多想，顺手把躺在地上的萝卜头抄起来背上身往出跑。萝卜头一动不动，身体僵直特别不好背，此时浓烟已经熏得疯全喘不上来气了。他踉踉跄跄地刚跑出门口，就听到一声巨响，“轰”的一声，一根剧烈燃烧着的木梁从天而降狠狠地砸了过来，疯全感觉脑袋一热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事后得知，由于连接小仓库的大仓库为高榀架砖瓦结构，货品摆放也比较正规，所以大火只烧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被赶来的众人奋力扑灭了。小仓库却是全毁了，疯全面部被烧伤，而萝卜头却成了此次“意外事故”的唯一牺牲品，死了。

不知道是监狱方有意掩盖还是调查人员的疏忽，总之事故结论包括萝卜头的死因都非常简单明确，过了段时间就没人再去过问追究了。

几个月后，从内到外都脱胎换骨，成了“魔鬼”的疯全回到省第二监狱时，等待他的是一场监狱内部的表彰会。他由于舍己救人的英勇行为属重大立功表现被嘉奖，并通过了有关部门的审核，获得减刑。

远 在 远 方

安迪的海滩

第二章

2002年夏天对赵军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当他穿着刚换装不久的新款警服站在松花江边一幢流光溢彩的现代化摩天大楼前抬头仰望，不由得感慨万千。他背着手，双唇紧闭，神情恍惚地站在那盯着看，好半天都没出声，以至于跟在他后面的那一群穿着同样新制服的人一下子安静下来。现场除了猎猎风声以及身后环江公路不时呼啸而过的车声，几乎听不到别的声音，所有目光也都聚集在赵军身上。

“咱们这宝贝疙瘩磕磕绊绊地终于长大成人了，心里真敞亮啊！”赵军摇着脑袋说道，身后的众人立刻活了过来，开始七嘴八舌地随声附和。赵军心情好极了，又箭步走到大厦门口拍了拍已经缠上了红绸的石狮脑袋，立刻就听得

背后“喀嚓”一声，接着又闪了下，那肯定是机灵的属下抓拍下这珍贵的历史时刻；这对品相威猛的石狮子也是有讲究的，是专门请来的风水大师看过后特意嘱咐安放的，说这楼正对松花江这条巨龙，有煞气，一定要猛狮才能震住，否则会有水火之灾。

这一天是市交警指挥中心大楼落成典礼前最后的内部现场复查，身后那些人都是交警支队的各级领导和相关责任干部，而赵军却是这伙人的头儿，正式官衔——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市交警支队队长，市交警指挥中心（新成立）总指挥。

自从两年前爬到了目前这个炙手可热的位置后，赵军就“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到今天总算告一段落。交指大楼落成并一切就绪对他而言就是个里程碑式的标志，之前设想的三年出成果的计划已提前圆满完成，心里那份喜悦真真难以言表。那么按照他的计划接下来又如何呢？自然是喘口气放松一下，享受所有的成功果实了。

站在布置一新正紧张排练的一楼大厅里，赵军最后又逐个儿和负责明天典礼现场的负责人敲定确认了下关键环节，明天的典礼盛大空前，省市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名流都会到场，自然马虎不得。好在之前支队上下都按照他的指示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落实得很到位，他也把心放到肚子里，跟着班子里的几个成员坐上电梯直奔顶楼去了。

电梯往上升，赵军整个人都像是跟着飞起来了似的，脑袋里也晕晕的，悠悠荡荡不着边际，感觉舒服极了。等到了18楼赵军自己那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套间，站在可以俯瞰全市风光的落地窗前极目远眺时，他已经难掩兴奋地咧嘴笑了。整个办公楼要在明天庆典后才可以启用，赵军现在就已经有点等不及了。

当初把主要领导的办公室安排在顶楼，班子里其他几个都不同意，说整个大厦就两部电梯，怕高峰期上下不方便，最好能放到五楼或六楼，连赵军的秘书也提醒他，要考虑影响，毕竟高高在上会给群众和上级领导造成些不好的印象，可赵军没管那么多，硬是力排众议强行安排了。这些待惯了高楼大厦的人又怎能知道他这样一个长期住平房，工作也受人压制的人心里对高度的无限渴望呢？他很清楚按目前自身的条件，已经很难再往高爬了，既然到顶就用不着再顾忌许多。而且话又说回来，这两年他在支队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如果没有他赵军，这幢耗资近六千万的大厦也许现在还停留在图纸上，根本不可能变成现实。功劳这么大，按自己的意愿换个高点的办公室有啥了不得的？相信别人也说不出啥来。

刚到支队那会儿，这个早已立项三年却一直苦于资金缺口较大的交管大厦建设计划就摆到了他的办公桌上，像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横在他面前，当时他

就憋了一口气——一定要在任内把它盖起来，而且还要盖成最富丽堂皇的，这就等于刻上他赵军名字的一座丰碑，为自己的事业画上最浓重的一笔。那之后他就甩开膀子干了起来，不过当中遇到的困难超出想象，最主要的就是资金上的缺口，整个大厦预算三千多万，当时实际可到位连财政拨款加起来的都不到一半。他明白光靠自己跟各级领导磨嘴皮子也整不来这两千万，还让人对他的能力产生怀疑，就不再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而是专心搞创收。赵军处事稳重，但干起事来可一点不保守，尤其在自己说得算的一亩三分地里。他先是以整治全市交通秩序为由，提高交通违章处罚力度，然后又把支队可支配的所有人员都派到街上，三天一个行动五天一个会战地动员起来，还内部给每人按辖区、按职务下达了数目不菲的罚款指标，完成的有奖励有提成，完不成的受处分，而且把违章处理权限收了上来，从根本上杜绝了过去那种基层干警营私舞弊卖人情可能。新政一出立竿见影，全市各街各路各巷一下子出现了许多双机警的交警之眼和一张张晒得黝黑又铁面无私的交警面孔，让那些平时交通法规意识淡薄或时常粗心大意的机动车驾驶员们胆战心惊叫苦不迭，一不小心违章就可能面临无法通融的高额罚款。很快，全市交通秩序得到明显改观，大笔罚款进账，除了自留外，也让局财政和市财政宽裕了不少，交警的福利待遇及收入也得以提高。事实证明这是极高明的一招棋，能让上上下下，甚至连大部分普通老百姓都感到满意的一招。这还只是赵军创收策略中的一条，而他另外二条策略都有点出格。先是配合市局经侦支队在全市范围内严查打击当时在东北日渐猖獗的走私车、套牌假牌黑车，然后回过头来再收取高额费用，集中给那些车辆补发正式牌照；另外，当时正好赶上“全民考驾照热”，赵军反其道而行，适度放口，让一些无心参加培训又愿意出钱“办事”的学员可以不经严格审查考试就能直接拿票，而这些被老百姓称为“马路杀手”的新司机随即又成了“违章罚款”的主力军，进入一种对赵军等人极有利的循环怪圈中。当然，这一切都是小范围暗箱操作，现实存在却决不会有迹可寻。

仅仅半年多就成效显著，交警支队成了市局内最有钱的部门，交管大楼也正式破土动工，而且设计建造标准比原来提高了许多，预算由三千多万上升到了创纪录的五千万。到这一天大厦即将交付使用时，赵军也有了两年来难得的如释重负的感觉。

“这段时间我可累坏了，下午看看还有啥事儿没？没事我想早点回去休息下，这脑瓜门子都疼。”赵军转过身来问他的秘书和负责常务的副手，

“老大你快回去休息吧，看你的脸色贼差，这边基本都完事了，再有啥我们几个在这盯着呢。”副支队长赶紧接过话碴，平日里赵军在队里相当独裁，

几乎一手遮天，班子里其他人对他也都毕恭毕敬。

“别喊小杨了，我自己开车就行了。”赵军又喊住了正准备给司机小杨打电话的秘书，然后一个人走出来了。

车子刚上路，赵军就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可惜响了很多声都没人接。妈的，这死丫头该不会是又出啥新花样吧？想一想他就不由得心痒难忍地歪嘴笑了。以前赵梅也经常这样和他闹，打电话不接，然后等他进了家门突然冲出来吓他一跳，有时候是一件意想不到的神秘礼物，有时是一桌子美食，最刺激的就是有时她会穿上各种制服扮成护士、空姐、女服务员甚至女警女兵等形象出现，扭动迷人腰肢模仿外国电影给他跳艳舞。赵军最喜欢这口，每次都把他弄得很兴奋。说不好今天这鬼丫头就这么等着他呢，她这么机灵一定想得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为他庆祝。一想到那些让他心跳加快的画面，赵军身体下面立刻起了反应支棱起来。

车子刚走一半的路程，又有朋友打电话来说要请他洗澡，他本想推辞但又想时间还早，而且这位朋友刚从大连回来，能带来儿子最新的消息，就没再拒绝，而是把车转了个方向赴约去了。这位朋友是个做生意的，这两年靠赵军赚了不少钱，作为回报除了给赵军不少回扣外，还答应出钱把他儿子送到加拿大留学，现在儿子正在大连的一所贵族学校里一边进行出国前的强化学习，一边等着所有手续办好。虽然经常通电话，赵军和老婆也抽空飞过去看过，但心里面还是惦记儿子。

在一家新开业不久的豪华洗浴中心，赵军和朋友舒舒服服地蒸了会儿桑拿，感觉轻松好多。见朋友没带来什么关于儿子的特别消息，赵军就待不住了，推说有事谢绝了朋友帮他找个漂亮小姐按摩和吃海鲜的提议，一个人先走了。他很急迫地想见他的梅子，好好庆祝一下，再疯狂做爱一番。外面那些女孩无论是按摩的手法还是床上的技巧又怎么能和他的梅子比呢？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能信任梅子。

这些年赵军官越当越大，权力越来越大，钱也收了不少，平日里逢场作戏自然少不了会碰上女色的诱惑，他也尝试过跟一些女人上床，那些人要么为钱要么有事求他，彼此又不熟悉，所以每次感觉都特别不好。比较起梅子的死心踏地和全力以赴，更让他觉得意兴阑珊，渐渐地就对别的女人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致来了。

车子很快开到西关一处新建好没多久的豪华小区，这里有套三居室的房子是赵军瞒着老婆偷偷买下来给赵梅住的，房产证写的是赵梅的名字，平时只要一有空闲时间他就会到这来和她幽会，有时干脆就留宿在这。那天下午赵军兴冲

冲地回到他的安乐窝，快步走上三楼，用钥匙打开门一看，不禁大吃一惊！

等待他的不是想象中的香艳温馨，却完全是另外的景象：屋内一片狼藉，混乱不堪，地板上布满黑脚印，电视和音响还有一些家具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卧室的被褥被撕扯成一条条的，扔得到处都是。当时赵军一下就蒙了，难道来了小偷？他赶紧跑到书房查看了隐藏在墙壁里的保险箱，这里是他的一处小金库，连他老婆都不知道；还好，一切都在，一样没少，让他安心不少。当他冷静下来再用他做过刑警的目光仔细观察，就发现不对劲了，这根本不是被盗抢了。

他给赵梅打手机发现关机，正迷惑间突然在茶几上发现了一张纸条，拿过来一看，正是梅子写给他的：

军：

刚才你家我嫂子带一群人找到这里，把这里砸了还把我打了，不过你别担心，我没什么大事儿，身上的伤痛不算什么，但心里的委屈却让我受不了。嫂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狠狠羞辱了我一通，让我无地自容，她说还要去我单位闹，以后我走到哪就闹到哪，我真的是没脸见人了。跟了你这么多年这样全心全意地爱着你恋着你，以前心里没有任何想法，只觉得和你在一起就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想不到这终究只是一场春梦，到今天我终于被打醒了。我们这样终究还是不会长久，我很怕嫂子再这么闹下去会影响到你的事业，毕竟陪伴你这么久我最清楚这一切来得多么不容易。我知道今天是你最开心的日子，本来想给你个惊喜，好好陪陪你，让你开心，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果。思前想后，我还是觉得我该退出，为了不影响你的事业不破坏你的家庭你的一切。虽然这决定对我来说多么地不容易，我爱你！军，好爱好爱你，爱到极度疯狂爱到心都匮乏，爱到……我想离开这里去外地，永远也不回来了，衷心地祝福你，我最爱的人。房证还有这次装修赚的钱我都给你放在抽屉里了，你要保重，我现在哭得写不下去了，永别了……军，让我最后一次深情地呼唤你。

永远爱你的梅

读完信，赵军的脑袋嗡的一下，气得直跺脚，然后就是难过了，尤其当他拉开抽屉看到赵梅留下的房产证和一张八十万元的存折时，更是心如刀绞。多好的女人啊！一切都为了他，连离开他的时候都不带走一分钱，她可是陪伴了他整整四年啊，带给他那么多欢乐和激情，甚至他每一次事业成功的背后都少不了她的扶持、帮助、出谋划策，没想到真的功成名就之时，她却要离开他，